



母亲节来临，我们需要对这个节日及其含义，做一次文化考古学的探究。

毫无疑问，母亲节旨在表达对于母亲的敬意，并重申母亲的重要价值，也即她的象征性品格——慈爱、宽容、勤勉和自我牺牲。但今天中国人所循用的，只是一个源于美国的公共节日。

中国人丢失了自己的母亲节。这个节日原本叫做“七夕”，也即妇女节，混合着女儿节和母亲节的两种职能。在农历七月初七那天，东亚女人都将学习织女，展示作为女人和母亲的职责：打扫并整理房子，让它焕然一新；拿起绣花针和剪刀，向人炫耀自己的女红技巧；把孩子带往七星娘娘庙，向七位美丽端庄的女神致敬，因为她们就是伟大母亲的代表。由于“七夕”被误用为“情人节”，本土母亲丢失了被纪念的契机，最终被迫引入一个时髦的洋节。

在一个普遍携带恋母情结的族群里，母亲的形象始终暧昧不清。基于儒教的殷



## 科学之光 照彻人心

科学精神并不是科学家的专利，而是人类应该普遍拥有的精神价值

□ 祝鹏程

一张“布鞋院士”的照片引发了众人的关注。

照片上，李小文院士赤脚穿着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在讲堂上讲课，朴素而潇洒的风姿让大众惊叹不已，有人还用武侠小说里功夫深藏不露的“扫地僧”来形容他。

笔者的母校就是李院士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惭愧的是，我对李先生在地理与遥感方面的具体成就却一无所知。恐怕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们对科学本身的关注，远远比不上对科学家趣闻轶事的兴趣。而媒体对他的报道，也都集中在这一层面。这种“买椟还珠”的趣味，大概是消费社会的常见现象，但也折射出了国民缺乏科学精神的现状。

科学精神并不是科学家的专利，而是人类应该普遍拥有的精神价值。何谓科学精神？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三点：其一，是常识性的科学素养。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未必有能力掌握高精尖的科技知识，但对基本的科学常识，如基因的构成、通讯信号的运作等应该有所了解。而纵观近来发生的一些公共事件，如“反PX”、“反信号基站”的游行等，往往都是由民众缺乏科学常识导致的。其二，是求真的精神。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分子，我们需要树立求真唯实的世界观，以科学的认知来了解世界。近年来，一些“大师”、“神棍”颇为流行，甚至在明星中广受欢迎，就是钻了人们缺乏求真精神的空子。其三，科学不仅仅是实用性的知识，它也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现代人尤其需要理性的精神，以开放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既不做科盲，把科学当做洪水猛兽；也不陷入唯科学主义，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前段时间，某些江湖术士曾经用“科学”的话语包装出了“绿豆治百病”之类的谬论，欺骗了不少民众，显然与民众对“科学”的迷信相关。

科学精神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国科普教育的不足相关。长期以来，我们的科普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是科普的对象过窄，一般被锁定在少年儿童这一年龄段，实则科学素养不分老幼，科普应该是面向全民的事业。其次，科普的侧重往往偏于单纯的科学知识，相对忽视了知识背后的文化内涵，正如梁启超所说：“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对滋生科学知识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土壤的介绍同样重要。最后，是科普的形式过于单一，缺乏多元化、通俗性、吸引人的表现方式。就此而言，我们的科普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在反思之余，笔者也意识到，这次“布鞋院士”吸引了大量网民的关注，也为科普事业提供了新的灵感与思路：科学工作者们能否像李院士那样，以平易近人的姿态，日常化的表达、幽默的语言，把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科学与知识讲给每一个受众听呢？



向母亲致敬，并非要上演洗脚和磕头，而是要重建以爱为轴心的世俗信念。我们将携带这种爱穿越岁月

□ 朱大可

勤规训，中国女性注定要面对歧视的目光，但经过岁月洗礼之后，她们却能透过老迈的身躯，从“孝道”中找回自己的尊严。这种戏剧性反转，源于“华夏恋母情结”。这情结有时呈现为令人惊悚的状态。“二十四孝图”向我们提供了某些著名的范例，如郭巨埋儿奉母、王祥卧冰求鲤、吴猛恣蚊饱血、庾黔尝羹忧心之类。而在这种狂热的恋母叙事运动背后，是严重的人格障碍。强悍的专制政治，拒绝塑造成熟的独立人格，而只顾生产“大男孩”和“大女孩”。他们患有某种“依附性人格综合征”，并永远无法摆脱对“父亲”和“母亲”的依赖。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种类型的母亲。第一类是“宗教母亲”。她们的早期代表就是黄帝。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圈，



一个被动的人，没有可能成为发动机，只能作为齿轮长年累月转动

□ 朱 玛

作为职场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觉得自己所处的平台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发展空间；而作为管理者，有些人会觉得单位中的下属好像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觉得员工以享受生活、关注家庭为借口，在职场上不是那么拼命了，没有取得更高的成就，这是蛮遗憾的。

诚然，每个人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可能一部分人的成就动机没有那么强，把家庭和生活放在了人生优先顺序的首位；但也有一部分人，在闲云野鹤的同时，心中有着一份不甘心。对于那些想成功而没有成功，还在

## 不离崇高

因为没有崇高目标的引领，一些学生不思进取，意志薄弱

□ 李尚飞

近日，江苏一位副校长在学校升旗仪式上的演讲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和热议。而其焦点，就是这位副校长讲了这样的“雷人”话语：“你追求加内特、詹姆斯、科比、麦蒂、邓肯、霍华德……你不学习，连一张季前赛门票都买不起。”“你追求金泰熙、宋慧乔、孙艺珍、全智贤、金秀贤……你不学习，全家搞一顿炸鸡啤酒你都要考虑虑。”

大多数人争论的是该不该讲这样的话，该不该在那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对于这位副校长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则或者归之于应试教育，或者怪其只尊重物质利益。这大概还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这位副校长讲这番话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做这样的推理：你们（学生）追求物质上和

## 勤鸟先飞

退役几年的菲尔普斯又宣布复出，原因？挺简单的，那就是“喜欢游泳”！喜欢金牌！喜欢成功

□ 郝旭光

2013—2014赛季CBA总决赛前，有34位篮球专家对总决赛进行预测，其中只有13人看好北京夺冠，21人看好新疆夺冠。但最后却是北京队以4:2的比分击败了新疆队，三年两夺总冠军。成功一定有规律，能够登上竞技场上的顶峰，也一定有规律，至于到底有什么规律，则是见仁见智。

关于这次总决赛胜负的关键，很多专家给出了多个答案，什么篮板啊，抢断啊，进攻啊，人员啊，临场应变啊等等。但我觉得，这两个队之所以能进军总决赛，是因为这两个队的拼抢是最顽强的，防守是最好的，体力是最好的，双方实力的一个重要差距，就是体力的差别，北京队的体能更优于新疆队。北京



乃至东亚的绝大部分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女人统治的漫长时代（史称“母系氏族社会”），全民都信奉和祭拜女神，而女人也掌管种族的最高权力。统治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母神，正是黄帝本人，她和大父神炎帝的对抗与和解，孕育出一种惊人的繁殖力，以致他们共同营造出庞大的华夏民族。而在男性大规模夺权之后，黄帝的性别遭到了篡改，摇身变成一名顶天立地的男神。正是这种“性别的文化手术”，导致华夏女神数量大幅削减。经过中古时期的反复调整，最终形成女娲、观音和妈祖的三位一体。这是简洁有力的神圣组合，足以慰藉和呵护中国人的脆弱灵魂。

在第二类“政治母亲”的谱系中，有率众抵抗金兵的杨继业遗孀余太君，以及在岳飞后背上刺字的姚太夫人。第三类“道德母亲”，最著名的则有孟子之母仇氏和欧阳修之母郑氏，等等。所有这些名满天下的母亲，都已成为一种传奇，肩负着道德标兵的使命，孜孜不倦地教诲着帝国的子民，向他们发出语调庄严的劝诫。

但在在我看来，跟政治和道德之类的公共母亲相比，只有第四类“生活母亲”，才会在中国人日常事务中扮演亲切的角色。在唐诗里，她是孟郊笔下缝补游子衣裳的慈母；在小说《红楼梦》里，她是压抑本性而于诗歌中探寻自由的李纨；在现实生活里，她是为营救儿子不惜暴走的武汉妈妈陈玉蓉，是那些在灾难突降时以血肉之躯保护孩子的母亲，以及无数生育和滋养我们成长的“无名氏”。她们的身影，融化在日常生活的图像里，成为推动人类繁衍最柔软的力量。

向母亲致敬，并非要上演洗脚和磕头，而是要重建以爱为轴心的世俗信念。我们将携带这种爱穿越岁月。

成功路上的人，下面的信息可能会非常励志。一位职场智者曾经说过：任何企业的核心骨干成员，必须学会在没有鼓励，没有认可，没有帮助，没有理解，没有宽容，没有退路，只有压力的情况下，一起和团队获得胜利。如果一个人靠别人的鼓励才能发光最多只能算个灯泡。企业需要的骨干者是发动机，我们必须成为发动机，让员工发光，你自然就是核心。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决定，这样团队才能无坚不摧！

“职场发动机”这个概念，是相对“齿轮文化”而言的，可以从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写给员工的一封信中找到。柳传志发现联想在香港的员工办事严谨，老老实实执行老板命令，这就好像齿轮，是一个好用的零配件，效率可以很高，但是本身不产生动力。而联想提倡的是“发动机文化”，意思是最高管理层是大发动机，中基层领导则是同步的小发动机。

这种做发动机完成任务的感觉，和做齿轮完成任务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充满了成就感。而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设计、执行之中，主人翁的感觉也越来越浓，小发动机苗



精神上的享受，但你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富和地位；你们若想得到一定的财富和地位，则必须努力学习。那么，很显然，这位副校长和许多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一样都注意到了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的不容忽视的现实：我们的学生们普遍缺乏积极上进、勤奋追求、日高日远、止于至善的人生追求。因为没有这样高远的追求，便缺少了持续的学习动力和不懈奋斗的精神。

那么，靠什么来引导学生勇于上进、积极求索呢？这样一想，一个重大的教育问题就明显地显现了出来：你只能通过学生最为关切的现实利益来吸引他们。我们只能通过“你如果不……就会……”或者“你如果……将会……”这样描绘一幅未来幻景的方式来激励学生。于是，我们的教育就极为现实地为学生指明了两条路途：不刻苦学习，未来一片惨淡；刻苦学习了，未来一片光明。先不说这样的说法是否科学和理性，就从教育规律来看，这肯定有悖于教育要注重过程这一理念，更与杜威所强调的“学校即生活而不是生活的预备”的观念相违背。

一个人努力追求、完善自我、造福社会的崇高理想的具备，无非来自两个渠道。一个是



队比新疆队多打了两场半决赛的生死战，而且一场还是加时赛，但与新疆队的总决赛，仍然比对方体力好。体能，取决于刻苦的训练，也就是勤奋。

这给我们极大的启示——训练是成绩的基础。训练是枯燥的，因此必须要求勤奋。勤奋不一定能成功，但获得成功必须勤奋。一个人、一个组织要干成一件事，或者，球队要取得冠军、要登上顶峰，勤奋必不可少。勤奋是基础，是保证。

勤奋常常意味着更长时间的训练、更多精力和体力的付出。当年的“战神”刘玉栋，每周训练30小时，每天训练后单独练习投篮的最低次数是300次，卧推能达到130公斤，负重深蹲140公斤，很多举重运动员都深为赞叹。正是有了训练的基础，在赛场上，当刘玉栋跳起投篮时，国内运动员怎么封盖都无济于事。他的腿部、腰腹力量强大，背着一个人，仍然可以跳起投篮。刻苦训练，是“战神”的来历和基础。

勤奋靠自律。勤奋靠他律短期可以，但坚持很难。要持续地努力，要坚持下来，需要自律。例如，北京队马布里在手术之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康复训练，每天足足三个小时。



在岳飞后背上刺字的姚太夫人。第三类“道德母亲”，最著名的则有孟子之母仇氏和欧阳修之母郑氏，等等。所有这些名满天下的母亲，都已成为一种传奇，肩负着道德标兵的使命，孜孜不倦地教诲着帝国的子民，向他们发出语调庄严的劝诫。

但在在我看来，跟政治和道德之类的公共母亲相比，只有第四类“生活母亲”，才会在中国人日常事务中扮演亲切的角色。在唐诗里，她是孟郊笔下缝补游子衣裳的慈母；在小说《红楼梦》里，她是压抑本性而于诗歌中探寻自由的李纨；在现实生活里，她是为营救儿子不惜暴走的武汉妈妈陈玉蓉，是那些在灾难突降时以血肉之躯保护孩子的母亲，以及无数生育和滋养我们成长的“无名氏”。她们的身影，融化在日常生活的图像里，成为推动人类繁衍最柔软的力量。

向母亲致敬，并非要上演洗脚和磕头，而是要重建以爱为轴心的世俗信念。我们将携带这种爱穿越岁月。



子涌现得越来越多。这些小发动机不但可以不断输送人才，而且自己也要更大的平台。

怀才不遇的人常常抱怨，但其实每当我们抱怨的时候，相当于是在推卸责任。因为“市场环境不好”、“体制不好”、“领导无能”、“公司战略定位错误”，我们才出不了业绩。抱怨的人总是在等待外界有好的环境和条件，而不是自己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一个主动的人，能够攻坚克难，甚至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可能”，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尽最大努力。一个主动的人，无论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够主动发光发热，甚至带动周围的人。而一个被动的人，没有可能成为发动机，只能作为齿轮长年累月转动，结局可能是齿轮变旧，被更新更好的齿轮代替。

有多少人怀才不遇，觉得是当前的境遇埋没了自己；而真正的金子，在沙中也能发光。



外树，一个是内建。现在，我们看到内建有难度。那么，就通过最现实的利益驱动来外树，而且这样的外树还带着诱惑与逼迫的性质。这是诚不得已的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局面的造成，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应当只由教育来负责，但它成为目前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

遥想我们的古人，他们读书的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理想，曾经激励了无数人为了那看似虚幻实则崇高目标而终身努力。今天，时代在变，人心也在变。我们应该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没有崇高的目标的引领，我们的不少学生变得目光短浅，变得不思进取，变得意志薄弱。而从人生的使命、生命的价值、自我的完善、理想的实现等各个方面进行探索、研究和实践，从而增加他们的内在驱动力，则仍是一个有待于我们必须经过长期努力方能实现的教育目标。

现在想，在微信群里聊天也是我们为旧唠叨换了一件时髦装，或者可以说是新技术改变了人的某些行为模式。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很多人的书架上都会有一本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我手头就有一本，510页厚厚的一本，当时的定价1块6毛5）。30多年前，托夫勒就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出大胆的预测，他认为，计算机作为一种智能工具，有别于第二次浪潮的机械工具，具有更高的“智慧”，因而在人们的生活中将得到广泛的应用。计算机进入家庭，“通过它与同一系统的任何人通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和远在千里以外的某人玩桥牌，下象棋，玩十五子游戏”，“也能为具有共同兴趣的人们组织也许可以称之为‘电子社团’的活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已经通过今天的现实清清楚楚地得到了验证。微信就是证明。

新技术会给传统行为模式带来冲击，对这类新与旧、规制与活力的矛盾，历来也是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就我个人而言，随着发展和进步，过去有些做法今天看就未必合适。比如当年疯狂地买了些书，也没时间读完，家里也没地方放；当时相信的就是买书为变老看了。几十年过去，虽然有时也会享受一卷在手的安逸，更多的还是看最近出版的新书，或是在kindle一类的电子阅读工具上把字体调到最大读书。这时方才明白，人的生命过程中，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精彩。唐代诗人雍陶有一首诗，看去似乎消极，但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老去风光不属身，黄金散尽买青春。白头纵作花园主，醉折花枝是别人”。我书房里的两壁书柜就让我于心颇有戚戚焉。



话说回来，冲击固然能带来活力，却并不意味着颠覆，比如语言。可能是技术革命赋予人太多的想象空间，同时又具备以往从未有过的可复制与可传播性，现在很多人对语言的使用有些过于追求奇致，有些又失于简陋。不说“空穴来风”之类的谬误，最具争议的还是“最好水平”。水平一词的来源显而易见，只可能有高低之分，怎么可能区别好坏呢？王力、吕叔湘等老一代语言学家都曾提出批评，还是有人用新方法、新解释予以辨护。两位先生已去世多年，这个语言使用上的歧义存在依旧，只能是使用人跟着感觉走了。

春节期间几乎每个队员都在休假，他却坚持天天训练，争取尽快恢复状态。平时训练，他作为最大牌的队员，却总是比别人早到，而且以37岁的高龄，每天正常训练结束，都会加练投篮，而且要保证每次投进600球以后才结束。夺得总冠军后，马布里第三天就开始自觉训练，多少国内球员有这种自觉性？

当自觉和自律更多的是运动员自己喜欢这项运动，在这项运动中得到许多乐趣。这种乐趣又来自于成功的体验。成功的体验、乐趣，与刻苦训练互相促进，会形成良性循环。马布里第二次拿到冠军后说，我现在能体会到科比为什么拿了那么多冠军还没有拿够，是因为当冠军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最近，退役几年的菲尔普斯又宣布复出，原因？挺简单的，那就是“喜欢游泳”！喜欢金牌！喜欢成功！



人的生命过程中，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精彩。我书房里的两壁书柜就让我于心颇有戚戚焉

□ 何不器

大学时候同一届的同学建了个微信群，糊里糊涂也被他们拉进去了，还处在少说多看的阶段。一帮老大不小的人了，除了转贴一些心灵鸡汤类的文字，难免回忆起当年在学校中的很多琐碎事。看着也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多，走麦城的少，比如学校男排在北京高校比赛中拿了亚军啦，自己每天骑车好远8点以前赶到学校啦，天天打球不耽误学习啦。就是说到当年男女同学之间私相交文的甚少。难道他们都老了？可怜我还有一颗八卦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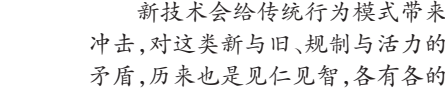
转头一想，这就是微信群的特点，看上去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实际你还是会感觉到自己身处一个相对开放的平台，有些在饭桌上咖啡馆里可能放心交流的话，在这里不会毫无顾忌。不过，新瓶装旧酒也是一种进步，新的技术平台，新的交流方式，给了老话题新的活力。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是有时缓慢凝滞，有时快速迅猛。变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某种依恋或是某种向往，难免被称为守旧的或是新潮的，你很难说是旧的古朴还是新的绚丽更好，能够平衡则更佳——我加入的那个微信群里的一位同学，他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年轻时甚是倜傥，曾定下一条择偶标准：江浙人，北京腔，旧道德，时髦装——既体现了对传统观念的恪守，又不失对新潮文化的追求，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对这个传闻都表示佩服。

现在想，在微信群里聊天也是我们为旧唠叨换了一件时髦装，或者可以说是新技术改变了人的某些行为模式。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很多人的书架上都会有一本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我手头就有一本，510页厚厚的一本，当时的定价1块6毛5）。30多年前，托夫勒就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出大胆的预测，他认为，计算机作为一种智能工具，有别于第二次浪潮的机械工具，具有更高的“智慧”，因而在人们的生活中将得到广泛的应用。计算机进入家庭，“通过它与同一系统的任何人通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和远在千里以外的某人玩桥牌，下象棋，玩十五子游戏”，“也能为具有共同兴趣的人们组织也许可以称之为‘电子社团’的活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已经通过今天的现实清清楚楚地得到了验证。微信就是证明。

新技术会给传统行为模式带来冲击，对这类新与旧、规制与活力的矛盾，历来也是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就我个人而言，随着发展和进步，过去有些做法今天看就未必合适。比如当年疯狂地买了些书，也没时间读完，家里也没地方放；当时相信的就是买书为变老看了。几十年过去，虽然有时也会享受一卷在手的安逸，更多的还是看最近出版的新书，或是在kindle一类的电子阅读工具上把字体调到最大读书。这时方才明白，人的生命过程中，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精彩。唐代诗人雍陶有一首诗，看去似乎消极，但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老去风光不属身，黄金散尽买青春。白头纵作花园主，醉折花枝是别人”。我书房里的两壁书柜就让我于心颇有戚戚焉。

话说回来，冲击固然能带来活力，却并不意味着颠覆，比如语言。可能是技术革命赋予人太多的想象空间，同时又具备以往从未有过的可复制与可传播性，现在很多人对语言的使用有些过于追求奇致，有些又失于简陋。不说“空穴来风”之类的谬误，最具争议的还是“最好水平”。水平一词的来源显而易见，只可能有高低之分，怎么可能区别好坏呢？王力、吕叔湘等老一代语言学家都曾提出批评，还是有人用新方法、新解释予以辨护。两位先生已去世多年，这个语言使用上的歧义存在依旧，只能是使用人跟着感觉走了。



春节期间几乎每个队员都在休假，他却坚持天天训练，争取尽快恢复状态。平时训练，他作为最大牌的队员，却总是比别人早到，而且以37岁的高龄，每天正常训练结束，都会加练投篮，而且要保证每次投进600球以后才结束。夺得总冠军后，马布里第三天就开始自觉训练，多少国内球员有这种自觉性？

当自觉和自律更多的是运动员自己喜欢这项运动，在这项运动中得到许多乐趣。这种乐趣又来自于成功的体验。成功的体验、乐趣，与刻苦训练互相促进，会形成良性循环。马布里第二次拿到冠军后说，我现在能体会到科比为什么拿了那么多冠军还没有拿够，是因为当冠军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最近，退役几年的菲尔普斯又宣布复出，原因？挺简单的，那就是“喜欢游泳”！喜欢金牌！喜欢成功！

